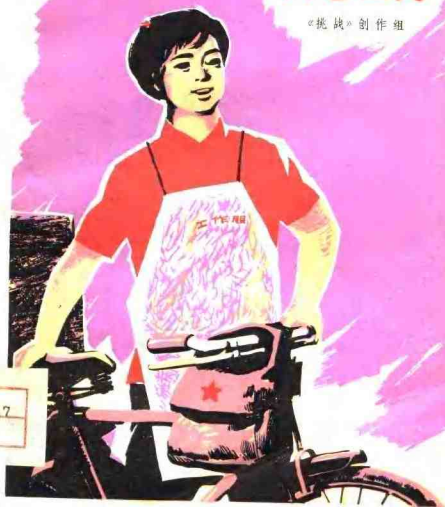


挑战

《挑战》创作组

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六篇，集中反映了战斗在服务行业中的青年一代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崭新风貌。

作品以充沛的革命激情，通过生动的情节，鲜明的英雄形象，朴实的语言，热情地歌颂了服务行业中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。适合青少年阅读。

挑 战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45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4 插页 2

1977年6月北京第1版 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319·2458

定价 0.27元

目 次

挑战	母国政 (1)
小犄角	崇 业 王凤琴 (20)
朝阳路	张 镪 杨福庆 樊庆荣 (40)
服务新曲	杨翠如 (64)
抢在寒流之前	何慧秋 (77)
奖品	俞长征 (101)

挑 战

母 国 波

初秋的傍晚，居民楼前空场上，仍然有拿着芭蕉扇乘凉的人们。当然，为数众多的，还教孩子。他们来这里是听向阳院组织的革命故事会。今天，一切照常。只不过讲故事的人讲着讲着，忽然象急刹车似地闭住了嘴巴，愣了好大一会儿，芭蕉扇才“啪”地一拍板凳腿，叫道：“看！快看！”他的眼睛盯在对面楼房的三层阳台上，一动不动。

孩子们一扭过头去，目光就象被磁石吸住，再也挪动不开了。那惊奇的、担忧的、感兴趣的眼神，顶得上一串惊叹号！

对面三楼阳台上，一个身穿淡绿汗衫的姑娘，身材矫健，梳着利落的短发，正把一根粗绳子系在铁栏杆上，她使劲抻了抻，便把剩余的绳子向二楼垂挂下去，然后攀过栏杆，攥住绳子，两腿一夹，“嗖”地向下滑去！惊得楼下的观众，心猛地提到嗓子眼上！孩子们正要失声高喊的时候，那个姑娘已经稳稳当当滑到二楼平台的铁栏杆上，把头探到栏杆外面，向下瞅着，还微微地笑哪！

孩子们长出口气，离开板凳，又叫又嚷。

讲故事的人快把芭蕉扇在板凳腿上拍碎了：“好胆量！好胆量！当个杂技演员没问题！”

这热烈的称赞声，惊动了一位刚刚顺着红砖甬道走来的妇女。她有五十岁上下的样子，朴素整洁的服装，慈祥严肃的面容，敏感而自信的眼睛，都表现着她职业的鲜明特点。她顺着乘凉人们的视线，也看到二楼阳台上那大胆的姑娘，凝望一会儿，禁不住停住脚，惊呼起来：“周岩！”

站在二楼栏杆扶手上的姑娘，攥着绳子，朝楼下一看，又高兴又调皮地叫道：“董老师！”

董老师一边摆手一边喊：“别动，别动！”

周岩却故意摇晃着绳子，把一只脚伸到栏杆外面，冲楼下清脆地笑着，仿佛很愿意让她从前的老师，看看自己不怕危险的样子。

在楼道口上，周岩搀住了气喘吁吁的董老师。一位头顶花白的老人，跟在周岩身后，董老师跟他握手时，象触到一把坚硬的大铁铤。这是周岩的师傅何德顺。

董老师责怪地瞅着周岩：“你在玩什么把戏？多危险！”

周岩笑着解释：“他们把我锁在屋子里啦，我还要跟师傅商量事儿呢！”

何师傅笑笑说：“这两天，她上通县支农——白天割稻子，晚上给社员修鞋，昨夜一宿没睡；小青年们连说带闹，把她锁屋里了，让她睡一会儿。”

董老师说：“看看，楼下多少人瞅着你！”

周岩笑着向楼下望一眼，毫不在意：“随他们看，怕什

么：我还可以给他们再表演一回呢。”

董老师无奈地摇摇头，她深深了解周岩这种执拗的挑战的脾气——她教了周岩整整五年哪。眼瞅着周岩剪下细细的小辫儿，戴上红卫兵袖章，当了学校团委会的干部，最后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。她多次思忖过，真不知道这种脾气对周岩说来，是祸，还是福？也许，这会使周岩成就一番事业；也许，会使周岩碰得头破血流。……正是这种担忧，使得她在周岩毕业两年之后，仍然放心不下。

周岩的房门打不开，董老师在何师傅家里坐一会儿，便起身告辞。周岩陪着她，沿着龙潭湖畔的林荫路，向车站慢慢走去。

天色渐渐昏黑下来，合欢槐稀疏别致的枝杈，在浓密的暮色中，显露出一幅幅好看的剪影。龙潭湖上，荡漾着一片片蓝幽幽的亮光，秋风带着湖水的凉意和淡淡的腥味，吹拂着人们的脸。

董老师问：“你还没回政治组吗？”

周岩的脑海里，还浮动昨天夜里给贫下中农修鞋的情景，还思索着下乡前，一位工人给修鞋门市部寄来的一封信。信上有几句话是她忘不了的：“……我们上班，你们也上班；我们下班，你们也下班，紧跑紧走赶不上。为修补一双鞋，我跑了三趟。……”这些话，强烈地掀动了她的心。这是批评呀！说明我们后勤部门，没能更好地为战斗在社会主义第一线的工农兵服务。当时，她曾向门市部李主任提出，加晚班，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李主任一摆门市部的人员

力量，她立刻明白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。昨天在农村修鞋，给了她新的启发。刚才她顺着绳子到二楼去，就是要跟何师傅商量这件事。所以，现在听董老师问起回政治组的事儿，她一时还没转过弯子来。

路灯的光亮和湖水的闪光，给董老师的脸笼罩上一层难以琢磨的色彩，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些天，学校里对你的议论很多，说什么的都有呀！”

周岩的眼睛闪动了一下，说：“嗨，还有人记得我，太荣幸啦！”

董老师不大喜欢这种轻率的口吻，严肃地说：“一个优秀的高中毕业生，当了鞋匠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是不奇怪的。要是置若罔闻，倒不好理解了！”

说起周岩当修鞋工，还得回到今年春天。

那时，周岩在修管处政治组。一次，她到蓝桥修纳鞋门市部参加劳动，看见何师傅正给顾客开票，纸上画了两个圆圈，还画着一个半圆似的东西。她好奇地问：“这是说明什么呀？”

何师傅回答，“铆钉儿，打前掌。”

“为什么不写字呢？”

何师傅瞅瞅屋里几位头顶光光的老修鞋工，呵呵笑道，“别看我戴着眼镜，象是挺有学问，可扁担长的字不认一尺，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啊！”

周岩想起来：何师傅给修管处青年做忆苦报告时说过，解放前他是从河南逃荒出来的农民，饥饿，贫穷，吞没了他的

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稍一长大，就肩负起生活的重担，哪里有读书上学的机会呀！

再一了解，原来在座的几位老师傅，有一半不识字的，剩下的，连猜带琢磨，勉强能看看报纸。平日开票，都由一位姓赵的师傅来做，赵师傅若不在，几位老师傅就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了！

周岩找来一块小黑板，把开票常用的字写在上面，把老师傅常用的符号画在旁边，让他们开票时照葫芦画瓢，慢慢熟悉这些常用字。

从那以后，她又跑了另外几个修鞋门市部，调查的结果，使她颇为忧虑：全修管处近百名修鞋工人，平均年龄已经很高，其中年轻工人只占很小的比例。据说，有些被分配当修鞋工的青年，不愿意到门市部去。

她到门市部、车间、工厂，继续调查研究，使她想到了很多问题。

怕苦怕累吗？确实，修鞋工的劳动是沉重的。他们的手，长满黄色的坚硬的厚茧，布满刀痕，裂口。可是，在战备劳动中，更苦更累的工作多得很，不是也没有人知难而退吗？

怕脏怕臭吗？有的顾客，把没有刷洗的鞋送来修理，特别在夏天，那气味绝不能说是芬芳的。可是，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不是有许多青工主动去清扫厕所吗？

有人说到实质上：“嗨，还不是旧思想旧意识在作怪！觉得修鞋的见人矮三分，怕亲戚朋友瞧不起。——还真有这

样的人！对我们这些年轻的修鞋工，说长论短，‘刮目相看’。俗话说，冷粥冷饭好吃，冷言冷语难听呀！”

周岩心潮起伏：“多奇怪！这些人，当他们脚上的鞋破了的时候，要找修鞋工，可是他们却鄙视为自己修鞋的人；而我们有的同志，也居然被吓唬住了！”她明白：“说怪也不怪。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，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，旧传统旧观念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，这条捆绑人们思想的锁链，还没有被彻底清除啊！”

一个人民需要的，革命事业不能缺少的行业，由于习惯势力的阻挠，有的人不愿意干——这不只深深触动了她共青团员的革命责任心，也触动了她执拗的、挑战的红卫兵性格。

于是她写了一份请战书，贴在党委会门口：

“我要当一名人民需要的修鞋工！”

请战书上的每个字，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新一代人的光辉。这消息，随着四月的春风，吹遍了修管处所属的各个单位，特别在青年人中，引起强烈的反响。

党委书记，亲自把周岩和另外五名自愿报名的青年，送到蓝桥修鞋门市部，并且请何师傅关怀他们思想，传授给他们手艺；嘱咐他们接好革命班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董老师来了。

用句过去的话说，周岩是董老师最得意的门生。在学校时，周岩身兼数职，各项社会活动虽然占去不少时间，可

是功课又学得非常好！她参加接待外宾工作，能够用很流利的英语，向外国朋友们介绍文化大革命前后学校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董老师常常骄傲地想，这个工人的女儿，将来一定会有远大前途！因此，平日在周岩身上花费的心血也最多。周岩高中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修管处政治组，她非常满意，认为周岩不久就可以入党，前途也就更有保障。谁知，周岩入党的佳音还没有听到，当了鞋匠的消息却四处飞来了。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，直到她在宽敞明亮的修鞋门市部里，亲眼看到周岩穿着大帆布围裙，坐在马扎上，举着榔头朝她调皮地笑着，她还恍恍惚惚的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

那天，她和周岩一起回家。她了解周岩，知道劝阻是没用的，何况木已成舟。她只问问情况，没说一句鼓励的话。她确信，周岩盲目的热情，会在现实面前渐渐冷却的，那时，她再出面帮助周岩摆脱困境……

现在，虽然没有听说周岩碰什么钉子，可是学校里对周岩的议论却越来越多，有人说周岩看着聪明，实际头脑简单！有人干脆就说周岩太傻！还有人说周岩要出风头！开始，董老师并不上心，后来，这些议论越来越激烈，终于使她动摇了。她觉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必须得和周岩严肃地谈谈前途问题了。……

周岩并不知道董老师找她的目的，仍旧感兴趣地问：“都议论我什么啦？您快告诉我呀！”

“说你现在很苦闷，都急病了！”

“苦闷？急病了？”周岩弯下腰，响亮地笑起来，眼里闪

出了泪花，“根据是什么呀？——真有意思！”

董老师接着说：“小淘气袁同，在楼道上就喊：‘上小学，上中学，高中毕业修破鞋！’我听了，心里就跟刀刺似的！”

周岩一听，神色郑重了，说：“您别往心里去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！我们上学为什么？归根结底就是要为人民服务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，根本不存在屈材的问题。”

“不，每个人的能力不同，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不一样。能给国家多做些工作的人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”

“这话，原则上是对的。可您这样说，不是要给某种陈腐的旧观念，穿上堂皇的新外衣吗？”周岩调皮地格格乐起来。

董老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并不争辩，只是问：“你总不能当一辈子修鞋工吧？”

周岩明白董老师的意思了，警觉地问：“您说呢？”

“为你的前途着想，第一步，你要回政治组；第二步，争取上大学；我可以帮助你。”

周岩慢慢离开董老师，向湖边走了两步。

湖水闪闪发光，星星在波浪上颤抖着。

周岩的心，也在上下翻腾。

她跟董老师学习了五年，深深体会到董老师在自己身上浇灌的心血，寄托的“希望”；就是现在，也是出于一片“好心”。可是，“好心”不一定正确。很明显，当前学校里对自己的一些议论，触动了董老师头脑中的旧观念——仍然是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啊！如果自己顺从了这片“好心”，就意味着脱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放下刚刚熟悉起来的

针线锥子，离开师傅，离开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。哎，好心办坏事儿！

她转过身，目光炯炯地望着董老师，神情异常庄严：“您是我的老师，我尊重您，可是，我不能不说，您在污辱我和我的同志们！您为什么不去问问别人：‘你总不能一辈子当工程师吧？’‘你总不能一辈子当大夫吧？’‘你总不能一辈子当车工吧？’您，整整当了一辈子教师，为什么不问问自己，而偏偏问我这个修鞋工呢？难道修鞋，就比其他工作卑贱，就不是革命工作，就不能干一辈子？”

董老师万万没有想到周岩会这样激动，一时倒不知道怎样安慰她了。

这一对互相有着深厚感情的师生，在宽阔的龙潭湖畔的晚风中，一时却找不到共同的语言。……

周岩回到居民楼，家里的窗口已经亮了，她没有回家，先去找何师傅，商量如何方便群众修鞋的问题。主意，她早就想好了，经过跟董老师的谈话，给自己的主意又加进了新的内容。

何师傅一边听一边点头说：“行！解放前我们摆地摊儿，图的混口饭吃；现在你们流动修鞋，是为人民服务。好，好啊！”

周岩补充说：“这是向旧传统观念宣战，让那些瞧不起修鞋工的人，看看咱们新时代修鞋工的气概吧！”

党支部很快就批准了周岩的建议，组织起几个流动修

鞋组，分头走街串巷，服务上门，满足广大工农兵的需要。周岩兴奋极了，笑声不断，手脚不停。她跑到木工车间，找一块长方木板儿，锯齐，刨光，打上两道白漆，用秀丽的美术字，写下一条鲜红的毛主席语录：“为人民服务”；另起一行，又用黑漆写下“流动修鞋”四个大字；然后小心地放在自己的工作箱里。

第一个出征的日子终于盼到了。党支部书记、革委会主任和老师傅们，把他们送出大门口，看着他们一个个登上自行车，高扬着手，祝他们旗开得胜！

北京九月高朗明丽的天空，浮动着几片白羽毛似的卷云，闪耀着海水似的蓝色光辉。东方灿烂的晨霞，照射到周岩健康的圆脸庞上，漾着一层兴奋的红晕。白杨树肥大墨绿的叶子，摇得哗哗响，象给这个富于挑战性格的姑娘鼓掌助威。

周岩为自己第一天流动修鞋定下的战场，是她的母校。

她拐进一条碎石铺就的马路上时，心情不禁激动起来。路旁那两行钻天杨，还是她毕业那年春天董老师领她们栽的。那时，一棵棵树秧还没有墙头高，现在，茂密的树顶已经扫拂着高高的楼檐了。两年多的时间，母校在前进的路上，又取得多少新成绩呀！真的，没到校门口，教育革命的蓬勃气息，就扑面而来了一一路边的墙上，张贴着大幅标语，一边是：欢送二年级师生奔赴秋收第一线！一边是：欢迎四年级师生从工厂开门办学凯旋归来！……

是的，革命在前进，母校也在前进。但是，周岩知道，前

进的道路，不是笔直的。在革命大标语覆盖的围墙里，在风光秀丽的校园中，并不是太平世界。学校，解放后一直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的阵地，是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最敏感的战线。从董老师的话中可以看出，那些在教育领域里世代遗传下来的旧观念，还不时在师生的头脑里作祟。我们这一代青年，要做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新人。“个人理想”、“锦绣前程”之类的陈辞滥调，迷惑不了我们的灵魂；升官发财、汽车洋房，我们更视若粪土！什么是幸福，什么是前途？战斗就是幸福，革命就是前途！我们期望的，是化作一滴水，无间地溶入工农群众革命的巨流中，滚滚向前，冲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残渣污垢，一切陈腐偏见。老师们，同学们，今天我重返母校，就是要用行动，向你们呼吁：我们要永远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尖兵，自觉地同旧传统观念决裂到底，决不走回头路！

她象战士走上战场一样，豪情满怀，在校门旁一棵柳树下支起自行车，把工作箱搬到地上。

时间还早，校门口清静清的。说也巧，周岩还没有安排停当，就看见董老师从大门里走出来，站在路边，安详地向街上眺望着。周岩看着董老师微微驼起的后背，和黑发间的白丝，不由得心中一热。在她上学的时候，每天早晨，董老师就是这样迎接自己的学生。看着一群群孩子，顺着铺满晨光的石子路，蹦蹦跳跳跑进校门，对董老师说来，仿佛永远是一幅魅力无穷的图画。

周岩亲热地招呼着跑上前去，董老师欢喜得脸上现出

了红润，可是，当她听到周岩是来修鞋时，顿时又显得紧张起来。

前几天和周岩谈话之后，董老师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动。无疑，周岩的话，是对的，那股革命热情，也是诚挚、崇高的，既然她为自己选定了修鞋这条道路，而且不觉得委屈，那就让她走下去吧。不过，董老师心里，却为周岩深深地惋惜，好象周岩的前途，从此暗淡无光了。她遗憾地想，执拗的性格，到底把周岩害了！……现在，她看到周岩来母校门口修鞋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。她赶忙克制住心中的不平静，深怕无意中表露出来，伤害了周岩的自尊心。

她说：“我去拿把扫帚来。”

周岩指着地上扫帚清晰的印迹：“不是刚刚扫过吗！”

“那……我去打壶开水。”

周岩觉察出董老师慌乱的心绪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看，您的鞋绽线了。我到母校门前修鞋，您做我的第一位顾客，多好啊！”

董老师觉得自己的脚，象踩进还有火星的柴灰里，又烫，又别扭。可是她又怎能骂得过执拗的周岩呢？

周岩敏捷地打开工作箱，里边有一个四方的大木盘，分成许多小格子，装着钉子，鞋掌，皮头儿，还有锥子，刀子，有条不紊，整整齐齐。董老师突然想起周岩上学时用的软塑料铅笔盒来，叹息地想着：“还是那么整洁，看来她真爱这个工作呢！”

周岩一边缝鞋，一边述说着一些同学的近况：吕泉在农村入了党，赵玉明在工厂搞成一项技术革新，“您知道吗？江小铁上大学了！”

“啊！”董老师惋惜地想：“小铁在各方面都不如你呀！”

“还是原子物理系哪，好家伙，尖端！”周岩谈得那样热情、自然，没有一点儿自惭形秽的神色，她还要跟同学们竞赛呢：“‘十一’晚上，我们要在天安门前聚会，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工作。我真得加油，要不，到时候汇报什么呢！”

董老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怎么，你不在门市部了？”

周岩把成立流动修鞋组的事讲了一遍，说：“我就分在这一带，服务对象是：八家工厂，三所学校，五个机关，四百三十一户住家，再加上过往行人，您看，这战场够大的吧？”

周岩笑嘻嘻地，那神气，又得意，又自豪，象是肩负着多重大的责任；又象在学生时代，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，正向老师骄傲地倾诉。

董老师被周岩的情绪所感染，心情松弛了一些。但她马上又紧张起来，新大楼住着许多本校的学生，她班上那个淘气的袁同，就住在三号楼里；当周岩推着自行车，驮着大木箱，在楼群里走过的时候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，会投以什么样的目光呢？

她更加小心地问：“上这儿来，是你们领导决定的吗？”她心想，领导上太不体谅孩子处境了！

“我自个儿选择的呀！”周岩回答得分外响亮，抬手向马路对面一指，“您瞧，住那排居民楼的，从窗口就能看见我，

有要修的鞋，下楼就送来了。那是汽车站，这两个厂的工人，上下班都从这儿过，要修鞋的，只要抽一支烟的工夫，我就修好了，地点多好啊！”她心中暗自笑道：“我上这儿来，还为了您哪！”

董老师不由涌起一股赞佩之情。流动修鞋，走街串巷，迎风沐雨，这还好说，她知道，周岩不怕辛苦。可是，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，怀抱钉拐，手举榔头，走大街，串小巷，特别是在母校门口，迎着熟人和陌生人的种种目光，该有多大的勇气，多坚强的信念哪！这孩子，真不简单！……与此同时，她心里，又隐隐浮起那种难以捉摸的感情，不过，这会儿，她感觉到那是一种很阴晦的东西了。

鞋修好了。学校门前也热闹起来——成群结队的学生，象潮水似地涌到校门口，大家看见周岩都围了上来。和周岩一起在团委会里工作过的王青和李玉如，扑在周岩身上，乐得蹦蹦儿，嚷嚷着要向她学习。

小淘气袁同，摇头晃脑，迈着方步，围周岩转了一圈，拉着长声念道：“嗨，上小学，上中学……”

董老师象被火烧了似的，瞪了袁同一眼，高声说：“同学们，赶快进校，不要围在门口！”她的神经，又紧张了。刚才想象的场面，就要在眼前发生，不行，她得保护周岩！

周岩知道，一场暗暗进行的、怎样评价修鞋工——怎样评价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凡劳动——的思想斗争，被不懂事的袁同挑开了。这很好，给了她说话的机会，正是她求